

種五第通十  
續通志  
第二冊

商務印書館行

DB915  
15/2

種五第通十  
志通續  
冊二第

撰敕宗高清

欽定續通志卷二百十一

列傳 唐十一

蘇世長良嗣

韋雲起

孫伏伽

張玄素

蘇世長京兆武功人父振周宕州刺史建威縣侯世長十餘歲上書周武帝帝問議何書以孝經論語對令舉其詞對曰孝經曰爲國者不敢侮豈寡論語曰爲政以德帝善之使卒學虎門館父死王事有詔襲爵世長號踰不自勝帝爲改容入隋爲長安令數條上便宜大業未爲都水少監督漕上江會煩帝被弑發喪勸聞道路王世充僭號以爲行臺右僕射與豆盧行義輔兄子弘烈鎮襄陽高祖與二人有舊數遣使諭降行義殺之洛王受命比之逐鹿豈有獲鹿後忿同獵者問爭肉罪耶陽平始與弘烈來歸帝誅行義而責世長世長曰古帝今陛下應天順人安可忘管仲雍齒事且武功舊人亂離後死亡畧盡唯臣幸存若殺之是絕其類也帝笑釋之授五山屯監引見玄武門與語平生調之曰卿自謂佞邪直邪對曰愚且直帝曰然則何爲背世充歸我曰世充平天下爲一臣智窮力屈乃歸陛下使世充不死臣據漢南猶爲勍敵帝大笑復嘲之曰卿名長意短口正心邪世長曰名長意短誠如聖旨口正心邪未敢奉詔昔竇融以河西降漢十世封侯臣舉山西歸國唯蒙屯監帝悅拜諫議大夫從瘋涇陽大捷帝謂左右曰今日敗樂乎世長曰不滿十旬未爲樂也帝色變既而笑曰狂態發耶對曰爲臣計則狂爲陛下計忠矣時帝將遂獵武功世長諫曰武功新經突厥暴陛下未之敕

卹又獵其地百姓何以堪不聽侍宴披香殿酒酣進曰此殿場帝作耶帝曰卿言似忠實詐豈不知此殿我所營對曰臣實不知但見傾宮鹿臺非受命帝王節用愛人者所爲且陛下武功舊宅纏庇風雨時以爲足今承隋之後正宜刈奢淫復素朴今乃卽其宮加雕飾欲易其亂得乎帝深然之後歷陝州長史天策府軍諮祭酒文學館學士貞觀初使突厥與颉利爭禮不受賂遺朝士嚮之出爲巴州刺史舟敗溺死世長有機辯淺於學嗜酒簡率無威儀初在陝邑里犯法不能禁乃引咎自撻於都街伍伯嫉其詭鞭之見血世長不勝痛呼而走人笑其不情子良嗣

良嗣高宗時爲周王府司馬王年少舉事不法良嗣數匡諫且繩府屬之不職者帝異之遷荊州長史宦者採竹江南將薄上苑所過橫暴至荆良嗣囚之上書言狀帝下語慰獎取竹棄之徙雍州長史時關內大饑人相食良嗣爲政嚴盜發三百必獲人不敢犯武后臨朝遷工部尚書拜納言封溫國公留守西京嘗遇尤渥尚方監裴匪躬請鬻苑中蔬果收其利良嗣曰公儀休一魯相猶能拔葵去穢豈有天子而賣蔬果與人爭利遂止云裴舊書并與兄袁冕並在儀李唐今從新書附世長傳後時方旱州縣有貞元八年前逋米三百八十萬斛人亡數在奏請出以貸貧民至秋而償詔可當時稱與祕府塔判度支并聚書至二萬卷手自校定當時稱與祕府塔判度支時方旱州縣有貞元八年前逋米三百八十萬斛人亡數在奏請出以貸貧民至秋而償詔可當時稱與祕府塔判度支時方旱州縣有貞元八年前逋米三百八十萬斛人亡數在奏請出以貸貧民至秋而償詔可當時稱與祕府塔判度支

韋雲起京兆臨年人隋開皇中以明經補符璽直長舊奏事文帝前令言外事不便者時柳述侍側雲起卽奏述性豪侈未更事特以主婿故握兵要諭者謂陛下官不擇賢亦不便之大者帝顧述曰雲起之言汝築石也可師之仁壽初詔百官舉所知述薦雲起授通事舍人大業初改調者契丹寇營州詔雲起議突厥兵討之取糧蕭贊爲兄河東王譽建也良嗣曰江漢間與河東何與秦易之人恨其少學云子謠言官太常丞爲醉吏所糲斤一人犯法糲斤舊書糲一千斬以徇於是酋長皆懼行而

進莫敢仰視契丹本事突厥不虞有他害起旣入其境使突厥詐云詣柳城與高麗交易令營中敢言有隋使者斬去賊營百里馮引而南夜還陳遲明掩擊之獲男女四萬以女子及畜產之半賜突厥餘將入朝而盡殺其男子煬帝大喜擢治書侍御史因劾奏虞世基裴蘓怙寵放命四方有變不以聞閭不以實朝議以貳少發

三事其一謂隋之所以失天下者以不聞其過也窮奢極欲使天下胼胝塗地戶口減耗盜賊日滋而朝臣不敢言向使開不諱之路羣賢授能賞罰得中人人樂業誰能搖動者乎陛下勿以唐得天下之易遂忘隋失天

縣男選大理少卿帝數出馬射伏伽諱曰臣聞天子之居處衛九重動則出警入蹕此非徒示尊嚴爲社稷生人計也比閭陛下走馬射帖殆非所以導養聖躬垂憲後代帝悅曰卿能言朕非朕能改之後坐奏囚誤失免官尋起爲刑部郎中累大理卿司農市木橦榜直與民右丞韋悰劾吏隱沒下大理訊伏伽曰緣官市貲故民直積立見司農藏大體不見其罪帝悟悰怒曰卿不逮

下之不難今聞陛下卽位之明日有獻鵠者受而不卻  
盧牟子獻琵琶張安道獻弓箭並蒙賞勞陛下所少者  
豈此物哉其一謂百戲散樂並非正聲疇末始見崇用  
近太常假民間袞襦五百將以衣妓工待五月五日玄

右丞韋悰劾吏隱沒下大理訊伏伽曰緣官市貲故民  
官尋起爲刑部郎中累大理卿司農市木橦悟直與民  
直賤臣見司農議大體不見其罪帝悟慄惊曰卿不遠  
伏伽遠矣久之出爲陝州刺史致仕顯慶三年卒

高祖入關上謁長樂宮授司農卿封陽城縣公武德初進上開府儀同三司判農圃監時議將討王世充羣起謀上言京邑初平物情未附煩年饑饉寇盜尚多梁師都

武門游戲臣以爲非詔子孫之謀論語云敷馳譬今散  
妓是也臣愚請並廢之其三謂性相近習相遠今太子  
諸王左右不可不擇夫不義無賴及馳騁射獵歌舞聲

張玄素蒲州虞鄉人仕隋爲景城縣戶曹參軍徵附貳  
城將殺之縣人千餘號泣請代曰此清吏殺之是無天  
也建德命釋繩署治書侍御史不拜聞江都之變始爲

北連突厥尤爲腹心之患若捨此東討恐姦乘虛爲禍不若戢兵務農先安閩中從之尋命總幽冀以北九

色慢游之人望以拾遺補闕必不能也泛謂前代子孫不孝兄弟離間莫不由左右亂之頗踐賢才澄懷友之

建德黃門侍郎建德平授嘉州刺史軍如宗卽位召問政對曰自古未有如隋亂者豈非君自專法日亂乎

州兵禦突厥累遷遂州都督轉益州行臺兵部尚書僅  
射竇載數奏生獠反冀得集兵以威眾雪起每執不從

遷帝自卽位未有謗者至是得仇讐譖力挫趙淳等  
侍御史賜帛三百匹仍下詔獎其誠懇以風勵羣臣時  
皇甫嵩攻韓遂加敕清儉貞帝謂張倉曰嵩爲無道主

夫人生天地間其五氣者其身之六氣者其一也  
萬幾積其失不亡何爲若上膺右能傾百司  
各善其職則高居深紫誰敵犯之隋末盜起爭天下者

而實就亦直言雲起交通生獵規利由是有隙雲起東  
慶陰慶嗣並事隱太子太子死詔執子馳驛報執軌曰  
不言曰招安王耽曰

驕臣詔上不聞過下不盡忠以至於亡我今不然平亂  
王武守成王文比每盡心接待與聞讖言然唯李綱能

不十數人餘皆保城邑以歸命有道是背上怙亂者能  
特人生不能安之而挺之亂耳陛下近鑿危亡日慎一

雲起有變先謀備而後告之聖朝不以日誨安有轉公建成黨今不幸認同反明矣遂殺之初雲起師博士王頴卽隋書文學嘗言韓生識悟富廣可自致然疾惡貴

盡忠款孫伏御可謂誠直餘則仍踵敝風豈朕所望哉

日雖堯舜何以加帝曰善拜侍御史遷給事中貞觀四年詔發卒修洛陽宮乾陽殿以備巡幸玄素上疏陳五

太甚恐不得其死訖如言子師實官太子少詹事封并陽郡公師實子方質武后初爲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

曰臣聞王言無戲故書曰爾無不信朕不食言陛下制  
詔曰常赦不免皆原之是非直赦有罪乃亦與天下更

詩曰不可謂東都未有幸期前事土木諸王出藩又當營構科調煩煩一也向平東都眉觀廣殿皆撤毀之今復興

平章事遷地官尚書嘗有疾武承嗣兄弟往候方質憇牀自若或曰倨見嫌責且速禱方質曰吉凶命也丈丈

新辭也何以世充建德部下叛後又欲遷之書曰職雖  
渠魁脅從罔治今世充尙免其下何幸往者天下未平

東都故云不急之務新書云陛下每言巡幸勞役過庭者不急之務徒煩勞費以失其意今從舊議

豈能折節近政以苟免哉俄爲酷吏所搆流儋州卒  
書本紀方籍其家神龍初復官  
質亦被殺

自須應機制變今四方已定設法當與天下共守之若  
自爲不信欲人之信豈可得哉臣謂賊黨於赦令免差

愚謂將起三也百姓承亂離之後助力凋瘵三五年間恐未平復而又重耗其力四也漢高祖將都洛陽豈不固陋哉

孫伏仰貝州武城人仕隋爲萬年縣法曹武德初上言

宜一切加原又請置諫官帝皆納之太宗卽位封樂善

一言卽由西無以落陽形勝不及關內也

之俗爲日尙淺詎可東巡以搖人心五也又言隋家營殿伐木豫章二千人挽一材以鐵爲數不數里輒壞別工揆其餘可知已昔阿房成秦人散章華就楚眾難乾陽畢功隋人解體今民力未及隋日而役殘創之人喪亡國之輒臣恐陛下之過甚於煬帝矣帝曰卿謂我不如煬帝何如桀紂對曰若此役不息亦同歸於亂耳帝顧房玄齡曰洛陽朝貢道均庶營之將以便四方百姓今玄素言如此後雖當往露坐亦無傷也卽詔諭役賜玄素綵二百匹魏徵聞之歎曰張公論事遂有回天之力可謂仁人之言哉歷太子少詹事遷右庶子時太子承乾事遊畋不悅學玄素上書曰古者三聖非以教殺除民害也今反以猶爲娛豈不損盛德哉書曰事不師古匪說攸間然則明道在學古學古在師訓孔顥達奉詔勸請宜數延問更博選賢傑朝夕與相觀摩日知所無月無忘所能斯善矣凡人性不勝情耽惑成亂忠信既塞君道乃虧古人云勿以惡小不去善小不爲禍福之來皆根於初初尙不憤終將焉保太子不納又上書曰周公大聖人猶握髮吐餐以延白屋況下於周公者哉殿下睿質已隆尙須充以學力孔顥達趙弘智等皆宿德鴻儒兼達政要望數召見講論古今必多裨益至亂臣恐殿下敗德之源在此矣十四年擢銀青光祿大夫行左庶子太子久不見賓友玄素曰宮中祇婦人耳不知如樊姬者有幾主上妙簡賢才以爲寮佐乃經時不得一見將誰爲納誨哉太子嫉其數諫遣戶奴夜以

馬揭擊之幾死又嘗聞宮中擊鼓叩闕正言太子出鼓對玄素破之旣而敗德日聞玄素又上書諫舉周宣帝

爲太子時失德終致覆國及隋太子勇驕侈被議見廢事爲近事之鑒且言主上以父子之親詔殿下資用不

十六年

乃詔末六旬而用踰七萬騎者無藝

孰有過此龍樓望苑爲工匠之肆所施與者非游手雜

色則圖畫雕鏤之人旣關周安視膳之宜又無愛學好道之實在外已有此失隱密之中尙可勝計哉書入太

子怒遷刺客伺之俄太子廢玄素坐除名十八年起潮州刺史徙鄆州高宗時致仕卒始玄素與孫伏伽在隋

皆爲令史帝嘗問玄素歷官所由玄素深自愧恥褚遂良諫曰臣聞聖主不戲言於臣陛下以玄素任三品佐儀闢豈宜復對羣臣窮其門戶使置身無地乎帝曰朕亦悔之伏伽雖廣坐陳說往事無所隱焉

欽定續通志卷一百十一



欽定續通志二百十二

列傳

唐

韋挺侍價

武楊弘禮弘武

劉德威審禮

延嗣

趙弘智

權萬紀懷恩

閻立德立本

知

蔣儼

韋機

姜師度強煥

用之

韋挺京兆萬年人父冲仕隋爲民部尚書挺少與隱大

子善高祖入長安署隴西公府祭酒累遷太子左衛驃

騎檢校左衛率太子遇之厚宮臣無與比武德七年帝

避暑仁智宮或言太子與宮臣謀逆又楊文幹反亂連

東宮帝責宮臣由是挺與杜淹王珪等皆流嶺州未幾

召拜主爵郎中貞觀初王珪數薦之累遷黃門侍郎拜

御史大夫扶陽縣男太宗謂曰卿之任大夫獨朕意左

右無爲卿地者挺曰臣驚下不足辱高位且非勳舊願

後臣以勸立功者不聽是時承隋大亂風俗薄惡人不

知教挺上言父母之喪創已痛深今衣冠士族辰日不

哭謂爲重喪親賓來弔輒不臨舉又間里細人每有重

喪不卽發問先造邑社待營辦具乃始發哀至假車乘

轎棺槨以榮送葬既葬隣伍會集相與酣醉名曰出孝

夫婦之道王化所基故有三日不息燭不舉樂之感今

昏嫁之初雜奏絲竹以窮宴歡並乖禮讓請一切懲革

俄復爲黃門侍郎兼魏王秦府事秦貶改太常卿初挺

爲大夫時馬周爲監察御史挺不甚禮及周爲中書令

帝欲用挺周言挺很於自用非宰相器遂止帝將討高

麗擇主餉運者周言挺才任難使帝謂然挺父故爲營

幽易平三州銳士若馬各三百以從卽詔河北列州皆用不乏是公之功其自擇文武官四品十人爲子使取挺節度許以便宜帝親解紹裘及中廢馬賜之挺乃旋歸燕州司馬王安德行渠作漕艦轉糧自桑乾水抵盧思臺行八百里渠塞不可通挺以方苦寒未可進遂下米臺側廢之侍凍泮乃運以爲解卽上言度王師至食且足帝不悅曰兵盡招遠無工運我明年師出挺乃度它歲運何哉卽詔韋懷質馳按懷質還劾挺在幽州日置酒弗憂職不前視渠卽造船行粟及至盧思臺乃悟非是欲進則不得還且水涸六師所須恐不如陛下之棄帝怒遣李道裕代之傳唐驅馳傳械挺赴洛陽廢爲民以白衣從軍帝破蓋牟城詔挺將兵鎮守示復用城與賊新城接日夜轉鬪無休時挺以失職內不平作書謝所善術士公孫常會常以他事繫獄死索橐中得挺書意怨望貶象州刺史歲餘卒年五十八子侍價萬石

萬石善音律上元中遷累太常少卿當時郊廟無會樂曲皆萬石與太史令姚元粦增損之號任職始萬石奏

太樂博士弟子遭喪者請卒哭追集侍御史劉思立劾奏萬石官太常首素風化請付吏論罪高宗方委任萬石罷其奏後知吏部選事卒於官

楊弘禮字履莊隋尚書令素弟之子與玄感不協嘗表

其必亂玄感誅父岳繫長安獄煬帝使赦之比至岳已

死高祖卽位詔弘禮襲清河郡公除太子通事舍人貞

觀中累遷中書舍人太宗征高麗拜兵部侍郎駐蹕之

役領步騎二十四軍跳出賊背所向摧靡帝自山下望

其眾袍仗矯整人人盡力壯之詔許敬宗曰越公兒郎

故有家風時宰相悉留定州輔皇太子唯褚遂良敬宗

凱旋會帝崩大臣疾之下還涇州承徵初追論其

功遷勝州都督改太府卿卒贈蘭州都督謚曰質弘

行軍大總管督三十六總管以討吐蕃進爵爲公軍至寅識迦河與吐蕃合戰勝負略相當會其副閻溫古逗留又天大寒待價不善撫御師人多死餉乏乃旋師頓高昌后大怒斬溫古流待價繡州卒曾孫武

武年十一廢補右千牛累遷長安丞德宗幸梁州委妻子奔行在除殿中侍御史元琇爲水陸轉運使表武以

倉部員外郎充判官謀不用杜門數月而琇敗轉刑部

員外郎是時帝以反正告郊廟大兵後典章不完執事

者時時咨武武酌宜約用得禮之衷羣司奉焉後爲終

州刺史鑿汾水灌田萬三千餘頃璽書勞勉憲宗時入

爲京兆尹護治豐陵未成卒贈吏部尚書

萬石善音律上元中遷累太常少卿當時郊廟無會樂

曲皆萬石與太史令姚元粦增損之號任職始萬石奏

太樂博士弟子遭喪者請卒哭追集侍御史劉思立劾

奏萬石官太常首素風化請付吏論罪高宗方委任萬

石罷其奏後知吏部選事卒於官

楊弘禮字履莊隋尚書令素弟之子與玄感不協嘗表

其必亂玄感誅父岳繫長安獄煬帝使赦之比至岳已

死高祖卽位詔弘禮襲清河郡公除太子通事舍人貞

觀中累遷中書舍人太宗征高麗拜兵部侍郎駐蹕之

役領步騎二十四軍跳出賊背所向摧靡帝自山下望

其眾袍仗矯整人人盡力壯之詔許敬宗曰越公兒郎

故有家風時宰相悉留定州輔皇太子唯褚遂良敬宗

凱旋會帝崩大臣疾之下還涇州承徵初追論其

功遷勝州都督改太府卿卒贈蘭州都督謚曰質弘

行軍大總管督三十六總管以討吐蕃進爵爲公軍至

寅識迦河與吐蕃合戰勝負略相當會其副閻溫古逗

留又天大寒待價不善撫御師人多死餉乏乃旋師頓

高昌后大怒斬溫古流待價繡州卒曾孫武

武

弘武少修謹永徵中累爲吏部郎中太子中舍人高宗東封泰山自荊州司馬擢司戎少常伯從帝還遷西臺侍郎帝嘗讓曰爾在我司授官多非其才何邪弘武曰臣妻剛悍此其所屬不敢違以諷帝用后言也帝笑不罪乾封二年同東西臺三品弘武無他才特謙慎自守然居職以清節稱卒贈汴州刺史謚曰恭三子元亨元禧元禕元禮爲尚舍奉御善醫武后所信愛嘗忤張易之易之奏素在隋有逆節子孫不可供奉后乃詔素及兄弟子孫不得任京官及侍衛貶元亨睦州刺史元禕資州刺史元禕榜州司馬易之誣復任京官並至刺史

纂字績卿弘禮族父大業時第進上爲朝方郡司法書佐坐玄感近屬廢居蒲城高祖度河上調長春宮遷累

侍御史數上書言事稱旨除考功郎中貞觀初爲長安令賜爵長安縣男有告女子賣妖逆者纂疾之情不得

袁敗太宗惡其不忠將殺之溫彥博救得免後爲吏部侍郎抑文雅進點吏度時舞數以自進終戶部尚書贈

幽州都督謚曰恭纂從子昉武后時爲肅機字文化及子訴治先產昉方食未卽判遂曰肅機而未食庸知天

下有寃而求食乎昉怒取牒署曰父弑隋主子訴隋資可乎人服其敏終工部尚書

劉德威徐州彭城人有幹略隋大業末從裴仁基討淮

賊手劖賊首傳行在後歸李密使守懷州密降俱入朝授左武候將軍封滕縣公詔將兵擊劉武周因判并州

拔歸盡上賊中虛實高祖嘉納改彭城縣公永幾檢校總管府司馬齊王元吉棄州遁德威總留府事賊薄城民皆叛附賊遂爲武周所獲使率本部徇地浩州得自

大理少卿從平洛陽有功轉刑部侍郎加散騎常侍妻

以平壽縣主貞觀初歷大理卿綿州刺史政號廉平百姓立石頌德尋檢校益州大都督府長史入爲大理卿太宗問曰比刑網寢密咎安在德威曰在君不在臣下之寃枉視王之好律失人者減三失出者減五今坐入者無辜坐出者有罪所以吏務深文爲自營計非有教使然也帝然其言後遷刑部尚書檢核雍州別駕詔至齊州按齊王祐獄還半道同祐反入據濟州詔德威就發河南兵經略之會母喪免既除爲同州刺史永徵二年卒官年七十一贈禮部尚書閩州都督謚曰襄陪葬獻陵德威於閨門友睦爲人寬平生平所得奉祿以分宗親無留藏

子審禮審禮少喪母爲祖母元所養隋末大亂道不通審禮尙少自鄉里負祖母度江轉側避地及天下平西入長安元每疾病必親煮藥嘗而進元曰兒孝通幽顯吾一顧念疾輒間貞觀中歷左驍衛郎將父喪免比葬徒跣血流行路否嘆服除當製詩讓其弟不聽事繼母仕隋爲司隸從事武德初大理卿鄧楚之白爲詹事府主簿太宗時預論誤累遷黃門侍郎兼弘文館學士移病出爲萊州刺史稍遷太子右庶子父事兄弘安等蘇歸之不敢私弘安卒哀憤過期奉嫂謹甚撫兄子茲均所生曾太子庶免官俄拜光州刺史永徵初入爲陳王師講孝經百福殿諸儒詰難隨問酬悉舌無留語高宗喜曰試爲我陳經之要對曰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天下願以此獻帝悅賜絹二百名馬一四年是國子祭酒仍爲學士卒年八十二謚曰宣弘安亦終國子祭酒

史任城縣男永昌中爲酷吏周興誣捕坐死將刑百姓奔走爭解衣投地曰爲長史祈福有司平直乃十餘萬武衛騎曹參軍開元中累遷中書舍人太子右庶子昇能文善草隸

史任城縣男永昌中爲酷吏周興誣捕坐死將刑百姓

奔走爭解衣投地曰爲長史祈福有司平直乃十餘萬人昇爲首領所庇免後易姓溫北歸洛景雲中特授右武衛騎曹參軍開元中累遷中書舍人太子右庶子昇信愛爲首領所庇免後易姓溫北歸洛景雲中特授右武衛騎曹參軍開元中累遷中書舍人太子右庶子昇

李晉爲出弟云

權萬紀其先出天水後徙京兆萬年父琢玠隋匡州刺史萬紀性慳直自湖州刺史擢治書侍御史房玄齡王珪掌內外官考萬紀奏其不平帝命推之魏徵曰玄齡等皆大臣所考有私萬紀在朝堂無駁正今始彈奏非誠心爲國也帝乃止然以萬紀不阿貴近頗獎禮之又

建言字文智及隋逆臣其子不宜任千牛帝從之河內人李好德以心疾爲妖言張羅古案其獄言不當坐萬

紀劾其阿縱舊古坐斬事詳舊古傳本傳不載時萬紀與侍御史

李仁發皆以敢言進大臣數被讒怒魏徵諫曰小人以

計爲直以讒爲忠陛下欲以善策羣臣而彼挾恩依勢

所彈射皆不實深恐上損聖明帝悟徙萬紀散騎常侍

而免仁發數年召復故官奏言實饑部中每歲鑿山治

銀可得數百萬帝曰朕所乏者嘉謀賢士今卿以利規

我欲方我漢桓靈邪斥使還家久之由御史中丞遷尚

書左丞出爲西韓州刺史徙吳王長史王畏其直善待

之會齊王祐不奉法帝以萬紀能左右吳王因徙爲祐

長史祐比呪華小萬紀駁諫不入遂以聞帝遣劉德威

案問因徵祐及萬紀入京祐恐會萬紀先發卽遣所親

燕宏亮追殺之支解投圍中

事詳舊書作祐傳

并殺與軍章文振文

振亦嘗諫祐不要以告萬紀故并戕之祐誅贈萬紀齊

懷恩萬紀族孫祖弘壽爲隋汾州刺史佐高祖入長

安祖太僕卿封廩國公卒謚曰恭懷恩娶齊累遷尚乘

襄陽縣公萬紀子玄初

舊書作玄福

高宗時兵部侍郎

事見之揚叔之四十帝嘗賞曰良吏也擢萬年令賞罰

明見惡輒取時人語曰寧飲三斗塵無憇懷思歷塵

萊衛邢宋五州刺史洛州長史所居威名赫然更重足

立姿狀沈毅每盛服妻子不敢仰視嘗署郢州時刺史

楊德幹亦以嚴稱汴橋新成立木中途以止過車懷恩

適見之謂德幹曰民不可止耶焉用此德幹慚服遷益

州大都督府長史卒從子楚璧爲左領軍衛兵曹參軍

玄宗在東都楚璧與李齊捐等擁兵夜入宮城作亂伏

誅籍其家按新書爲萬紀立傳附載懷恩舊書以懷恩入猶史傳而萬紀附于楚璧新書

開立德名讓以字行京兆萬年人父毗隋殿內少監本

以工藝進故立德與弟立本並機巧習藝事武德初爲

秦王府士曹參軍從平東都還尚衣奉御製袞冕等皆

有典法貞觀初擢將作少匠封大安縣男護治獻陵遷

大匠文德皇后崩營昭陵坐薨聽免起爲博州刺史太

宗幸洛陽認立德擇夷壘地建離宮情署乃起襄城宮

於汝州西山費百餘萬既成煩燠不可居住免未幾復

爲大匠就洪州造浮海大航遂從征高麗車駕至襄舉

泥淖亘二百里不可通立德布土作橋軍無留行按新書作橋事載在還軍但軍驚已過則此路便當通使

命轉軍備安得復有二百里泥淖未除舊書載在初至

遷澤時與通使合今從之

帝悅厚賜之又規築土山以攻安市城不克傳作破安

從還營翠微玉華二宮進工部尚書帝崩

復典陵事進爵縣公永徽五年帝幸萬年宮立德留守

立本顯慶中以將作大臣代立德爲工部尚書總章元

年以司平太常伯拜右相封博陵縣男初爲王爵郎中

時太宗泛舟西苑見異鳥容與波上命侍臣賦詩而召

立本圖狀傳呼者目爲畫師旣至俯伏池左研吮丹粉

望坐者甚憲屬戒其子勿習然性所好竟不能罷也既輔政但以俗材應務無所稱述時姜恪以軍功爲左相

人因有左宣威沙漠右相馳譽丹青之嘲咸亨中官名復舊改中書令卒謚曰文貞

知微立德孫聖曆中爲豹韜衛將軍默啜請婚武后遣

知微持金帛送武延秀往默啜謂延秀非天子兒四之

挾知微入寇以爲南面可汗破趙定等州及中宗自房陵還東宮始妻趙州去因縊知微薨后命葬之天津橋

南夷其三族新書言默啜死不知葬入寇朝廷以知微實

南夷其三族新書言默啜死不知葬入寇朝廷以知微實

賜百官甘心焉與舊書所載頗異然通鑑所載知微事

尤詳稱日本多採之大蓋皆與舊書合通鑑出於實錄

其言較爲可信今從之

子則先以武三思堵免死

用之立德會孫初爲彭州參軍攝錄事一日糾不法及

愆謬數十事太守知其才舉通事舍人累遷右衛郎將

知引駕仗金吾將軍李質升殿不解刀呵却之請拔法

行罰左右震悚初有司以三衛執扇登殿用之奏三衛

皆趨惶不宜還御座請以宦者代之遂爲故事終左金

吾將軍

蔣儼常州義興人舉明經爲右屯衛兵曹參軍太宗時

征高麗舉爲使者莫應儼奮請行旣至莫離支以兵禽

之不屈囚土窟中高麗平乃得歸授朝散大夫遷閩州

司馬巡察使劉祥道奏最狀擢會州刺史入爲殿中少

監數陳時政利病高宗納之遷蒲州刺史州戶眾獄繁

刺史多以罪去儼至發隴禁姦號爲良吏永隆二年以

老致仕尋召爲太僕卿以父諱辭改太子右衛副率中

宗在東宮有過儼輒諫不見用時田游巖起處士爲洗

馬太子所尊禮儼貽書責其不言游巖愧不能答遷右

衛大將軍封義興縣子以太子詹事致仕卒年七十八

中宗立以舊恩贈禮部尚書

韋機新書作京光萬年人父恪洛州司馬機貞觀時爲

左千牛胄曹參軍使西突厥冊同俄設爲可汗會石國

叛道梗二年不得歸因錄所過風俗物產爲西域記還

朝上之帝大悅累遷殿中監顯慶中爲檀州刺史遷人

不知重儒乃修學宮畫孔子七十二子及漢晉諸儒像

自爲贊敦勸生徒俗以大化契苾何力討高麗值操水

渠留軍三日機輸糧無闕擢司農少卿主東都營田受

詔完葺宮苑宦者犯法杖之後奏帝善之賜絹五十匹

日後有犯者治勿奏也進司農卿時東都宮室日圮帝

欲更作之而惜其費機曰臣任司農省常費積二十萬

劉仁軌以爲非待御史狄仁傑劾機導上奢泰會機家

緒足以集事帝大悅詔兼將作少府二職督營宿羽高

山上陽等宮上陽制度尤壯麗帝幸東都徙居之僕射

士朱欽遂爲武后所寵羣賊狼籍機以白帝帝遣中使

慰諭遂請欽遂於邊后銜之永淳中帝召機以布衣檢

校園苑將復用之后捨之而止終檢校司農少卿孫岳

武后時爲汝州司馬以辨治稱召授尚舍奉御出爲太

原尹以不習武辭忤旨下遷宋州長史歷固海等州刺

史並著風跡睿宗立召爲殿中少監寶懷貞等誅坐貶

渠州別駕起陝州刺史卒子景駿別有傳

子岳岳子景駿新書作機孫岳子景駿機孫岳下成

一岳字遂以景駿爲機孫且稱岳爲岳子並誤又新書

傳未有岳深臯別有傳句韋臯

傳不載未知是否今附於此

姜師度魏州魏人舉明經歷丹陵尉龍岡令有清白稱

神龍初試易州刺史兼河北道巡察度支營田使始治

清於薦門以限美契丹又循漢末故迹並海鑿渠以通

鈔路灘海連運司農卿出爲陝州刺史太原倉爲水陸

運所壞師度使依高爲廬注米於舟以達諸河人得不

勞拜太子詹事玄宗移營州治柳城拜營田度支修築

使進河中尹安邑鹽池涸發卒潑之置鹽屯收利不貲

徙同州刺史引洛水以灌朝邑河西二縣邊河以灌通

靈陂收棄地二千頃爲上腴置十餘屯帝嘉其功加金

紫光祿大夫賜帛三百匹進將作大匠左拾遺劉形請

榷鹽鐵代貧民賦詔強循與師度會天下按察使議其

法後不行卒年七十余師度好興作所至斂役紛紛不

能皆便然所就必爲後世利時太史令傅孝忠以知星

名人爲語曰孝忠知仰天師度知相地嘲所嗜也

張循字季先鳳州人歷雍州司士參軍華原無升人畜

多渴死循始教人治渠灌田人號強公渠歷大理少卿

太子右庶子爲政不事威嚴遇人盡信不疑然當時恨

其少文云

張知謇字匪躬幽州方城人

舊書作蒲州河東人

從家岐兄弟五

人知玄知晦知泰知默皆明高第曉吏治調露後知

睿知泰知默並官臺省知睿又歷十一州刺史所至有

威嚴萬歲通天中知睿自德州入計武后奇其貌詔工

圖之以其兄弟容而才謂之兩絕中宗在房州禁察嚴

帝復位召知睿爲左衛將軍封范陽郡公而以知泰爲

御史大夫封漁陽郡公知泰後以忤武三思出爲并州

刺史改魏州卒謚曰定知睿歷東都副留守左右羽林

大將軍同華州刺史大理卿致仕年八十開元時卒知

睿敏且亮尤惡干謁求進誠子孫經不明毋得應舉世

驚擾識者薄之知默與來俊臣周興等掌詔獄數陷大臣其後以酷吏子孫禁錮爲張氏差知玄子景昇知泰子景佚開元中並至顯官唐徵韋機妻新度張衡張知泰妻等舊書並入循吏傳新書之實不甚應也今從之

欽定續通志卷二百十二

列傳

唐十三

長孫无忌  
詮  
褚遂良

來濟 李義琰 上官鑑

長孫无忌字輔機性通博涉書史始高祖兵渡河進  
謁長春宮授渭北道行軍典籤從秦王征討有功累

比部郎中上黨縣公太子壽王王病舉府危駭房玄齡

謂无忌曰禍隙已芽敗不旋踵矣夫就大計者還細行  
周公所以挫管蔡也孟子曰三端亡事實之三未

周公所以繩管蔡也。遂倒方白王。請先事誅之。王未許。无忌引韓陵并塗。諫事諭之。王未許。

房玄齡杜如晦定計無忌與尉遲敗德侯君樂張公讓

劉師立公孫武達獨孤彥雲杜君綽鄭仁恭李孟嘗計

兼平之王爲皇太子授左庶子卽位遷吏部尚書以功

第一進封齊國公帝以无忌佐命元勳地兼外戚又少

相友舊倚田厚常出入臥內進尚書右僕射突厥頡利  
可汗亡祖而突厥諸將皆逃走一時頡利大敗  
突厥之士多降突厥之士多降突厥之士多降

可謂已監而取敵計將請遂詩之帝顧新監不取爲失機取之失信計猶繫以問大臣輔禡曰兼弱攻昧討之

**便无忌曰今我務戢兵待其至乃可擊使遂弱且不能**

來我又何求臣謂按甲存信便帝曰善然卒取哭厥或

有言无忌權大盛者帝持表示无忌曰我與公君臣間

無少疑使各懷所聞不言則蔽矣因普示羣臣曰朕子

幼無忌於我有大功視之猶子也疏聞親新聞舊謂之  
人頤生又嘗云某以宣甫爲成是辛巳年夏六月人故

不順服無取焉方忌深以金滿爲詭德尚在客后又數  
害之遂解業封授開府儀同三司與房元齡杜如晦討

**選**敬德皆以元勳封一子郡公進冊司空知門下尚書

省事无忘辭又因高士廉口陳以外戚位三公嫌議者

續編  
卷一百十三

卷一百三

卷之三

謂天子私后家帝曰朕任官必以才否則雖親若襄邑  
王神符不妄授若才雖仇如魏徵不棄也夫緣后兄愛  
昵厚以子女玉帛豈不可以其兼文武兩器朕故相之  
公等孰不曰然无忌固讓優詔答之帝又思所與其艱  
難賴无忌以免作威鳳賦以賜且況其功帝欲功臣並  
世襲刺史貞觀十一年乃詔以无忌爲趙州刺史以趙  
爲公國房玄齡爲宋州刺史國於梁杜如晦臨淄州刺  
史國於萊李靖濮州刺史國於衛高士廉申州刺史國  
於申侯君集陳州刺史國於陳道宗鄂州刺史王江夏  
孝恭觀州刺史王河間尉遲敬德宣州刺史國於鄧李  
勣蘄州刺史國於英段志玄金州刺史國於襄程知節  
普州刺史國於盧劉弘基朗州刺史國於夔張亮澧州  
刺史國於鄖凡十有四人餘官食邑竝如故无忌等辭  
曰羣臣披荆棘事陛下今四海混一誠不願違遠左右  
而使世牧外州與遷徒等又與玄齡上表固辭遂止後  
帝幸其第自家人姻姪勞賜皆有差久之進位司徒十  
七年令圖畫无忌等二十四人於凌烟閣優詔褒之太  
子承乾廢帝欲立晉王未決坐兩儀殿羣臣已罷獨留  
无忌玄齡勣言東宮事因曰我三子一弟未知所立吾  
心無聊即投牀取佩刀自向无忌等驚爭抱持奪刀授  
晉王而請帝所欲立帝曰我欲立晉王无忌曰謹奉詔  
異議者斬帝顧王曰勇許汝矣宜即謝王乃拜帝復曰  
公等與我意合天下其謂何答曰王以仁孝聞天下久  
矣固無異辭有如不同臣負陛下百死於是遂定以无  
忌爲太子太師按新書載无忌以太子太師同中書門下三品且謂同三品自此始考其實不然  
然无忌爲太子太師玄齡爲太傅蕭瑀爲太保李勣爲宰  
詹事皆十七年四月己丑日爲太保蕭瑀已勣爲宰  
相其同中書門下三品者謂瑀勣耳本紀及宰相表書  
以瑀勣同三品而不及无忌玄齡最可據即百官志亦

謂同二品之名自勅始不云自无忌始也舊書本無此二句今改正帝又欲立吳王恪无可密爭止之帝征高麗詔攝侍中還辭師傅官藝寵太子太師遙領揚州都督帝常從容問曰朕聞君子臣直人常苦不自知公宜面攻朕得失无忌曰陛下神武聖文冠卓千古誠不見有所失帝曰朕冀聞過公等乃相訛說朕當評公等可否以相規謂高士廉心術警悟臨難不易節所乏骨鯨耳唐儉有辭善和解人酒杯流行發言可意事朕二十年未嘗一言國家事楊師道性謹審自能無過而懦不更事魏晉非可倚岑文本敦厚文章論議其所長也謀長經遠自當不負於物劉洎堅正其言有益不輕然諾於人能自補闕馬周敏銳而正評裁人物直道而行所任皆稱朕意褚遂良貌亮有學術竭誠親於朕若飛鳥依人自加憐愛无忌廢對機敏善避嫌求於古人未有其比總兵攻戰非所善也二十三年帝疾甚召入臥內帝引手捫无忌頤无忌哭帝感寒不得有所言翊日與遂良入受詔顧遂良曰我有天下无忌力也爾輔政勿令譖毀者害之有項霸方在離宮尉檢校中書令兼知門下尚書一省固辭尚書省許之帝欲立武昭儀爲后无忌固言不可帝密以寶器錦帛十餘車賜之又幸其第擢三子皆朝散大夫昭儀母復請其家中請許敬宗數勸之无忌厲色折拒帝後召无忌遂良及于志寧言后無息昭儀有子必欲立之者无忌已數諫卽曰先帝付託遂良願陛下訪之遂良極道不可帝不聽后既立以无忌受賜而不助己衡之敬宗揣后指陰使洛陽人李奉節上无忌變事與侍中辛茂

將臨按傅致反狀帝驚曰將安人捕聞始不其然敬宗

具言反迹已露陛下不忍非社稷之福帝泣曰我家不

幸高陽公主與我同氣往謀反今舅復爾使我重愧天

下奈何對曰房遺愛口乳臭與女子反安能就事无忌

姦雄天下所畏服一旦竊發陛下誰使禦之今即急恐

擾袂一呼以嘯同惡且爲宗廟憂陛下不見隋室平宇

白敬宗言无忌反明甚請逮捕帝泣曰舅果爾我決不

忍殺後世其謂我何敬宗曰漢文帝舅薄昭從代來有

功後坐殺人帝惜撫法令羣臣喪服就哭之昭自殺良

史不以爲失今无忌忘先帝之德舍陛下至親乃欲移

社稷敗宗廟豈特昭比邪在法夷五族臣聞當斷不斷

反受其亂乘機亟行緩心生變无忌與先帝謀取天下

天下伏其智王莽司馬懿之流今逆徒自承何疑而不

決帝終不質問遂下詔削官爵封戶以揚州都督一品

擇置於黔州所在發兵護送流其子祕書監沖等於嶺

外從弟渝州刺史知仁貶翼州司馬後數月又詔司空

勅中書令敬宗侍中茂將等覆按反獄敬宗令大理正

袁公瑜御史宋之頤等卽黔州暴訊无忌投繯卒沖免

死殺族子祥流族弟思於檀口大抵晉親皆謫徙初无

忌與遂良悉心奉國以天下安危自任故承徵之政有

貞觀風帝亦賓禮老臣拱已以聽綱紀設張此兩人維

持之也既二后廢立計不合姦臣陰圖帝暗於聽受卒

以屠覆自是攻歸武氏幾至亡國上元元年追復官爵

以孫元翼襲封舊書載是年以孫延主齊獻公之祀而

冀郎延之子於无忌爲元翼襲封事又考宰相世系表元

曾孫延本傳作孫者誤初无忌自作墓昭陵塋中至是

許還葬文宗開成三年詔曰每覽國史至太尉无忌未嘗不廢卷而歎其以商孫均爲猗氏令

山王凌危逐鹿因敵諫乃止卽位頗見識擢及宰江都

無忌從父敬字休明隋煬帝爲晉王斂以庫直從散騎

山凌危逐鹿因敵諫乃止卽位頗見識擢及宰江都

留守禁裏高祖入關率子弟謁新豐授將作少監出爲

杞州刺史貞觀初坐受賄免太宗以後屬歲私給廩償

其費累封平原郡公卒贈幽州都督諡曰夏陪葬昭陵

從父弟操字元節父璵爲周大司徒辟國公操有學術

初高祖辟署相國府金匱參軍未幾檢校虔州刺史從

秦王征討嘗侍旁與間祕謀徙陝州城中無井人勤于

汲操爲釀河溜入城百姓利安以母喪解長老守闕頌

遺愛除封樂壽縣男爲齊揚益三州刺史課皆最下

詔褒揚永徵初以陝州刺史卒贈吏部尚書賜謚曰安

葬給鼓吹至處罷

子詮尚新城公主詮女兄爲義媛妻无忌得罪詮流

州有司希旨殺之詮有甥趙持滿者工書善騎射力搏

虎走逐馬而仁厚下士京師無貴賤愛慕之爲涼州長

史常逐野馬射之矢洞於前邊人畏伏詮之貶許敬宗

帝行岱禮優柔者數年臣愚願加詳慮帝寤詔罷封禪遷諫議大夫兼知起居事帝曰卿記起居大抵人君得觀之否對曰今之起居古左右史也善惡必記戒人主不爲非法未聞天子自觀史也帝曰朕有不善卿必記耶對曰守道不如守官臣職載筆君舉必書劉洎曰使臣出言應遠快於千里之外猶鳴譽聞固不爽太宗亟欲誣起居住於易義固未詳達卽遂貳祕不與觀何如劉洎一是一時魏王奉禮秩如嫡羣臣未敢諫帝吉之中榮要乎

遂良不記天下之人亦記之矣帝以爲然謹按通鑑韻御批

居室出言應遠快於千里之外猶鳴譽聞固不爽太

宗亟欲誣起居住於易義固未詳達卽遂貳祕不與

觀何如劉洎一是一時魏王奉禮秩如嫡羣臣未敢諫帝

吉之中榮要乎

主而殺其愛子傅園晉王乎陛下昔以承乾爲嗣復寵愛泰嬪庶不明紛紛至今若必立泰非別置晉王不可帝泣曰我不能卽詔長孫无忌房玄齡李勣與遂良等定策立晉王爲皇太子時飛雉數集宮中帝問此何祥也遂良曰昔秦文公時有雊子化爲雉雉鳴陳倉雄鳴南陽張子曰得雄者王得雌者霸文公遂雄諸侯始爲寶雞祠漢光武得其雄起南陽有四海陛下本封秦故雖雄竝見以告明德帝悅曰人之立身不可以無學遂良所謂多識君子哉係授太子賓客辟延陵請昏帝已納其聘復絕之遂良以爲虧信夷狄且生嫌隙不納帝欲自征高麗遂良固勸無行一不勝師必再興爲忿兵兵忿者勝負不可必帝然之會李勣詆其計帝意遂決遂良懼上言請醫諸身兩京腹心也四境手足也殊裔絕域殆非支體所屬高麗王陛下所立莫離支殺之討其逆夷其地固不可失但遣一二勇將付銳兵十萬唾手可取臣聞涉遼而左或水潦平地淖深二尺海壞荒漫決非萬乘所宜行是時帝銳意蕩平不見省進黃門侍郎參綜朝政莫離支遣使貢金遂良曰古者討弑君之罪不受其賂魯納郜鼎太廟春秋譏之今莫離支所責不臣之餧不容受詔可以其使屬吏帝旣平高昌威誑兵千人往屯遂良諫不可帝志取西域遺其言不用西突厥寇西州帝曰往魏徵稍遂良勸我立麹文泰子弟不用其計乃今悔之帝於寢宮側別置院居太子遂良諫以爲朋友深交者易怨父子溺愛者多愆宜許太子閒遷東宮近師傅專學藝以廣懿德帝從其言父喪免起復拜中書令帝廢疾召遂良長孫无忌曰漢武帝託霍光劉備託諸葛亮朕今委卿矣謂太子曰无忌遂

貞在而無憂因命遂良草詔高宗卽位封河南縣公淮  
郡公坐事出爲同州刺史再歲召拜吏部尙書同中書  
門下三品監修國史兼太子賓客連拜尙書右僕射帝  
將立武昭儀召長孫无忌李勣于志寧及遂良入或謂  
无忌當先諫遂良曰太尉國元舅有不如意使上有棄  
親之議又謂勣上所重當進曰不可司空國元勳有不  
如意上有斥功臣之嫌吾奉遺詔若不盡愚無以見  
先帝旣入帝曰罪莫大於絕嗣皇后無子今欲立昭儀  
請何遂良曰皇后本名家奉祀先帝先帝疾軌陛下手  
語臣曰我兒與婦今付卿且德音在陛下耳可遽忘之  
皇后無他過不可廢帝不悅翊日復言對曰陛下必欲  
改立后者請更擇貴姓昭儀昔事先帝身接帷幕今立  
之奈天下耳目何帝羞歟遂良因致笏殿階叩頭流血  
曰還陛下此笏勿歸田里帝大怒命引出武氏從幄後  
呼曰何不撲殺此獠无忌曰遂良受顧命有罪不加刑  
會李勣讓異武氏立乃左遷遂良潭州都督失誤糾謬  
紀承乾六年九月庚午貶褚遂良爲潭州都督至高宗  
卯立宸妃武氏爲皇后宰相表載遂良貶官月日亦同  
然則傳所頗誤二年徙桂州未幾貶愛州刺史遂良內  
云謨也

北邊神龍中復官督德宗追贈太尉文宗時詔以遂良五世孫虔爲臨汝尉安南觀察使高駢表遂良客空愛州二男一孫祐咸通九年詔訪其後護喪歸葬陽翟云遂良曾孫璵字伯玉擢進士第累拜監察御史襄行先天中突厥圍北廷詔璵持節監總督諸將破之遷侍御史拜禮部員外郎卒

韓璵字伯玉京兆三原人父仲良武德初與定律令建言古法繁索請崇寬簡以示惟新于是采開皇律宜于時者定之終刑部尚書秦州都督府長史潁川縣公璵少負節行博學曉吏事貞觀中以兵部侍郎襲爵永徵三年遷黃門侍郎俄同中書門下三品監修國史加銀青光祿大夫進侍中兼太子賓客王皇后之廢璵雪泣言曰皇后乃陛下在藩時先帝所娶今無罪輒廢非社稷計不納明日復諫曰王者立后配天地象日月匹夫匹婦尚知相擇況天子乎詩云赫赫宗周亹嫋滅之臣謾至此嘗擊卷太息不圖本朝親見此禍帝大怒詔引出褚遂良貶潭州都督明年璵上言遂良受先帝顧託一德無二況被遷已聞寒暑其責塞矣願寬無辜以順眾心帝曰遂良之情朕知之矣其悖戾好犯上朕責之訛有過邪璵對曰遂良社稷臣恐蒼蠅點白損陷忠貞非國家之福帝愈不聽璵憂憤自表歸田里不報顯慶二年許敬宗李義府奏璵以桂州授遂良桂用武地倚之謀不軌于是更徙遂良愛州貶璵振州刺史踰年卒年五十四長孫无忌死義府等復奏璵與通謀遣使卽殺之旣至璵已死發棺驗視乃還追削官爵籍其家子孫謫廣州官奴神龍初武后遺詔復官爵自璵與遂良相繼死內外以言爲諱將二十年帝造奉天宮御史

李善感始上疏極言時人喜之謂爲鳳鳴朝陽

來濟揚州江都人父護兒隋左翊衛大將軍宇文化及

難闖門死之濟幼得免轉側流離而篤志爲文章善議

論曉暢時務擢進士貞觀中累遷通事舍人太子承乾

敗太宗問侍臣何以處之莫敢對濟曰陛下上不失爲

慈父太子得盡天年則善帝納之除考功員外郎十八

年初留太子司議郎高其選而以濟爲之兼崇賢館直

學士遷中書舍人永徽二年拜中書侍郎兼弘文館學

士監修國史俄同中書門下三品加銀青光祿大夫封

南陽縣男遷中書令檢校吏部尚書武氏有寵特號宸

妃濟與韓瑗諫妃有常員今別立號不可及將立爲后

又上疏引周漢故事開陳禍福武氏已立不自安后更

諫言濟等忠鯨恐前經執奏輒懷反仄請加賞慰而實

銜之帝示濟及瑗濟等益懼顯慶初兼太子賓客進爵

爲侯帝嘗從容問馭下所宜濟曰昔齊桓公出遊見老

人命之食曰請還天下食遺之衣曰請遺天下衣公曰

吾府庫有限安得而給老人曰春不奪農時卽有食夏

不奪蠶工卽有衣由是言之省徭役馭下之宜也于時

山東役丁歲別數萬人又議取庸以償雇紛然煩擾故

濟對及之二年兼詹事尋坐褚遂良事貶台州刺史久

智周亦然處約曰宰相或不可冀願爲通事舍人足矣

後濟領吏部處約始以瀛州書佐入調濟遺注曰如志

遂以處約爲通事舍人皆至公輔濟異母兄恆上元中

爲黃門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兄弟俱以學行稱

李義琰魏州昌樂人其先出隴西望姓及進士第補太

原尉李勣爲都督僚吏憚其威義琰獨敢廷辨曲直勣

甚禮之徙白水令有能名擢司刑員外郎義琰姿體魁

秀博學有智識累遷中書侍郎上元中進同中書門下

三品兼太子右庶子高宗欲使武后攝國政義琰與郝

處俊固爭事得寢章懷太子之廢盡赦宮臣罪庶子群

元超等皆舞蹈義琰獨引咎涕泣指紳義之帝每顧問

必歎切不回宅無正寢弟義璡市堂材送之義琰曰以

吾爲國相且自愧尙營美宇是遠吾禍義璡曰凡仕爲

丞尉且崇第舍兄位高安可偏下哉答曰事難全遂物

不兩興旣處貴仕又廣居宇非有令德必受其殃卒不

許後其木久腐乃棄之義琰改葬其先使男家移塋而

兆其所帝聞怒曰是人不可使秉政義琰懼以疾乞骸

骨遷銀青光祿大夫聽致仕乃歸田里公卿以下悉祖

餽連化門外時人比漢疏廣垂拱初起爲懷州刺史白

以失武后意辭不拜卒子巢幼豪俊善騎射而不治網

行義琰絕其交游後亡走關下獻書陳利害拜監察御

史與李義府同按柳煦韓瑗獄遷殿中上書忤旨貶龍

初義琰使高麗其王據榻召見義琰不拜曰吾天子使

可當小國之君奈何倨見我王詞屈爲加禮及義琛再

遷刑部侍郎爲雍州長史時閻輔大饑詔貧人就食商

鄧義琛恐流徙不遑上疏固爭左遷黎州都督降岐州

刺史子綰爲柏人令有仁政縣爲立祠

上官儀字游韶陝州陝人父弘爲隋江都宮副監爲陳

稜所殺儀功匿免官爲沙門服裝工文詞涉貫墳典貢

魏初擢進士第召授弘文館直學士遷祕書郎太宗每

屬文遣儀視稿寡私未嘗不預轉起居郎高宗卽位爲

祕書少監進西臺侍郎同東西臺三品儀工詩其詞綺

錯婉媚及貴顯人多效之謂之上官體麟德元年梁王

忠抵罪許敬宗攝儀與忠通謀下獄死籍其家詳見武后傳

子庭芝歷周王府屬亦被殺庭芝女中宗時爲昭容追

贈儀爲中書令秦州都督楚國公庭芝黃門侍郎岐州

刺史天水郡公以禮改葬

欽定續通志卷二百十四

列傳  
唐十四

于志寧休烈高季輔

張行成

杜正倫宗仁高季輔

崔知溫知悌高智周

劉祥道齊賢從李敬玄元素張處約佺

邢文偉高子貢

于志寧字仲謙京兆高陵人曾祖謹周太師燕國公父

宣道隋內史舍人大業末志寧調冠氏縣長山東盜起

爲渭北道行軍元帥補記室與殷開山等參謀議辟仁

果平識褚亮於囚虜中選天樂府中郎文學館學士引

亮與同列貞觀三年爲中書侍郎太宗嘗宴近臣問志

寧安在有司奏敕召三品志寧第按舊書職官志

正四品上大廈正第三品帝悟特詔預宴因加散騎常侍太子

左庶子黎陽縣公是時議立七廟羣臣請以涼武昭王

爲始祖志寧以涼非王業所因獨建議違之帝詔功臣

世襲刺史志寧以古今事殊非久安之道帝皆從之嘗

謂志寧曰太子幼卿當輔以正道無使邪啟其心太

子數有過惡志寧欲止之上諫死以諷帝見大悅賜黃

金十斤綢三百匹俄兼管事以母喪免有詔起復本官

固請終喪帝遣宰文本敦譬乃就職時太子以農時造

曲室累月不止又好音樂過度志寧諫以爲今東宮乃

隋所營當時號爲侈麗豈容復事磨礱采飾於其間丁

臣官奴皆犯法亡命鉗鑿錐杵往來出入監門宿衛直

下可不思之太子不納而左右多任宦官志寧復諫以爲奄宦之徒體氣非全託親近爲威權假出納爲禍福杜漸防萌不可不慎太子益不悅東宮僕御舊得番休疏極言太子大怒遣張師政斬于承基往刺之一人潛入其第見志寧憔然在苦塊中不忍殺乃去太子敗帝知其狀謂曰聞公數諫承乾不聽公故至此是時官臣皆罪廢獨志寧蒙勞免王爲皇太子復拜左庶子遷侍中永徽元年加光祿大夫封燕國公監修國史三年洛陽人李宏泰誣告長孫无忌反有詔不待時斬之志寧以爲方春少陽用事不宜行刑且誣謀非本惡逆請依律待秋分乃決從之衡山公主旣公除將下嫁長孫未再婚而圖婚二家不識以其失禮明也今議者云公除從吉此漢文創制爲天下百姓耳公主身服斬衰服而嫁固知遇喪須終三年春秋魯莊公如齊納幣母喪可以例除情不可以例改心喪成婚非人情所忍於是乎起誠與之國之患也疏入詔中書門下議侍中裴光庭曰吐蕃不識禮經孤背國恩今漸以詩書闇以聲教德既衰諸侯強盛征伐競興情偽於是乎生變詐於是乎起誠與之國之患也疏入詔中書門下議侍中裴光

義亦於是乎在帝曰善遂與之批欲假禮義以爲勸向諸按通鑑舊本與處資權略而生變詐書生迂闊之論真不值一嘗且求書者乃唐之公主非許也彼吐蕃卽欲生變詐亦何藉於觀漢書哉記載者不得不達事機亦且昧於文義矣今錄議於此累遷起居郎直集賢殿學士比部郎中楊國忠爲宰相斥不附己者出爲中都郡太守肅宗立休烈奔行在擢給事中遷太常少卿知禮儀事兼修國史帝嘗謂田良史者君舉必實狀骨詔解僕射拜太子太師仍同中書門下三品王皇后之廢長孫无忌褚遂良固爭不見從志寧不敢言武后

謂志寧曰太子幼卿當輔以正道無使邪啟其心太

子數有過惡志寧欲止之上諫死以諷帝見大悅賜黃

金十斤綢三百匹俄兼管事以母喪免有詔起復本官

固請終喪帝遣宰文本敦譬乃就職時太子以農時造

曲室累月不止又好音樂過度志寧諫以爲今東宮乃

隋所營當時號爲侈麗豈容復事磨礱采飾於其間丁

臣官奴皆犯法亡命鉗鑿錐杵往來出入監門宿衛直

焚燬殆盡請下御史臺史館所少膳府縣有得者許上

送官一書進官一資一牆綢十四五數月止獲一二篇

唯韋遂以其家藏國史一百三十篇上獻中興文物未

復左光祿大夫太子太師志寧愛竊客樂引後進然多嫌畏不能有所薦達士議少之前後預撰格式律令禮

典五經諸史賞賜不可勝計又嘗與李勣修定本草并圖合五十四篇行於代玄孫休烈按新書作曾孫今能舊書及宰相世系表

休烈善文章與會稽賀朝萬齊融延陵包融齊名開元

初第進士又擢制科厯秘書省正字吐蕃金城公主請

文籍四種玄宗詔祕書寫賜休烈上疏曰昔東平王求

史記諸子漢不與之以史記多兵謀諸子雜亂術也東

平漢之懿威尚不示征戰之書今西戎國之寇警安可

貽以經典公主下嫁異國反求良書殆有殺人勸導其

中若陛下慮失其情示不得已請去春秋夫春秋當周

德既衰諸侯強盛征伐競興情偽於是乎生變詐於是

乎起誠與之國之患也疏入詔中書門下議侍中裴光

庭曰吐蕃不識禮經孤背國恩今漸以詩書闇以聲教

斯可致也休烈但見情偽變詐於是而生不知忠信節

義亦於是乎在帝曰善遂與之批欲假禮義以爲勸向

諸按通鑑舊本與處資權略而生變詐書生迂闊之論真不值一嘗且求書者乃唐之公主非許也彼吐蕃卽欲生變詐亦何藉於觀漢書哉記載者不得不達事機亦且昧於文義矣今錄議於此累遷起居郎直集賢殿學士比部郎中楊國忠爲宰相斥不附己者出爲中都郡太守肅宗立休烈奔行在擢給事中遷太常少卿知禮儀事兼修國史帝嘗謂田良史者君舉必實狀骨詔解僕射拜太子太師仍同中書門下三品王皇后之廢長孫无忌褚遂良固爭不見從志寧不敢言武后謂志寧曰太子幼卿當輔以正道無使邪啟其心太子數有過惡志寧欲止之上諫死以諷帝見大悅賜黃金十斤綢三百匹俄兼管事以母喪免有詔起復本官固請終喪帝遣宰文本敦譬乃就職時太子以農時造曲室累月不止又好音樂過度志寧諫以爲今東宮乃隋所營當時號爲侈麗豈容復事磨礱采飾於其間丁臣官奴皆犯法亡命鉗鑿錐杵往來出入監門宿衛直焚燬殆盡請下御史臺史館所少膳府縣有得者許上送官一書進官一資一牆綢十四五數月止獲一二篇唯韋遂以其家藏國史一百三十篇上獻中興文物未

完休烈獻五代論討著舊章天子嘉之轉工部侍郎仍

修國史宰相李揆嫉其與己齊列奏徙休烈爲國子祭

酒樓留史館修撰以卑下之休烈安然無屑意乾元初

始詔百官元旦冬至於光順門賜皇后休烈奏周禮有

命夫朝人君命婦朝女君自顯慶以來則天皇后南行

此禮而命婦與百官雜處在禮不經帝罷之代宗嗣位

甄別名品元載稱其清諒拜左散騎常侍兼修國史加

禮儀使遷太常卿累遷工部尚書封東海郡公雖歷清

要不治產性恭儉仁愛無喜愠之容樂資下士善推轍

甚眾年老篤慮經籍嗜學不厭卒年八十一帝爲纂息

贈尚書左僕射謚曰元二子益肅及休烈時相繼爲翰

林學士益天寶初及進士第肅兼給事中贈吏部侍郎

肅字叔教

李肅天寶初及進士第肅兼給事中贈吏部侍郎

肅字叔教

右司郎中進給事中左拾遺屢最爲元稹李紳所厚與

肅俱爲翰林學士李逢吉逐紳罪逐之而出屢爲

信州刺史防江州刺史封遷韶書摺憲申嚴枉及

馭奏下乃論貶肅太輕眾皆嗤譏逢吉乃厚教三遷至

戶部侍郎出爲宣歙觀察使教修蓮家世用文學進初

爲時所稱及居官無所建明不妄物以自容名益減卒

贈禮部尚書四子珠珪瓊瑈皆清顯琮知名

琮字禮用落魄不事事以門資爲吏久不調駙馬都尉

鄭頌獨器之宣宗詔選士人尚公主者頌謂珠曰子有

美才不飾細行爲眾望所抑能爲之乎琮許諾中書舍

人李潘知貢舉頌以琮託之擢第授左拾遺初尚永福

公主主未歸食帝前以事折七箸帝知其不可妻士大

夫更詔尚廣德公主咸通中以水部郎中爲翰林學士

遷中書舍人閏五月轉兵部侍郎判戶部八年同中書

門下平章事進中書侍郎兼戶部侍郎爲韋保衡所構

檢校司空山南東道節度使三貶韶州刺史保衡敗倅

宗以太子少傅召未幾復爲山南節度使入拜尚書右

僕射黃巢陷京師以病臥家巢欲起爲相琮辭疾賊迫

脅不止乃曰吾死在旦夕位宰相義不受汚賊遂害之

龐嚴字子肅壽州譙春人第進士舉貞良方正策第一

拜拾遺解章峭厲累遷薦部郎中知制誥坐累出復入

廬嚴字子肅壽州譙春人第進士舉貞良方正策第一

稍遷太常少卿太和五年擢京兆尹張幹不阿貴勢然

貪利渴聲色卒於官

高馮字季輔以字行德州德人居母喪以孝聞元元道

仕隋爲汲令縣人反城應賊殺元道李紳率其黨與縣

人戰擒之斬首以祭城眾畏服更歸附之至數千人俄

與武陟李厚德將其眾降授陝州總管府戶曹參軍貞

觀初拜監察御史彈治不避權要累轉中書舍人列上

五事以爲今天下大定而刑未措何哉良由謀猷之臣

不崇簡易之政臺閣之吏昧於經遠之道執憲者以深

刻爲奉公當官者以侵下爲益國如尚書八座人上所

責成者也宜擇溫厚修潔者任之敦樸素革浮僞使家

議慈孝人知廉恥自然禮節興而禍亂息矣竊見陛下

躬行節儉而營繕未息正丁正匠不能給驅使又和雇

以重勞費人主所欲何求而不得顧愛其財毋使羣情

其力毋使敝畿內數州京師之本土狹人庶儲蓄少而

科役多宜蒙優貸令得休息還本弱支之義也至江南

河北人頗舒閒宜爲差等均量勞逸公侯勸威之家邑

入俸稍足以奉養而貨息出舉爭求什一下民化之競

爲雖刀宜加懲革仕以代耕而今外官卑品皆未得蔥

夫飢寒切身雖夷惠不能全其行不恤其匱而責其廉

正恐巡察咸出輶軒縱軌而侵漁不息也宜及戶口漸

繁倉廩日實稍加廩賜使得事父母養妻子然後督責

其效則庶官畢力矣密王元曉等俱陛下懿親當正其

禮比見帝子拜諸叔諸叔答拜爵封既同當明昭穆願

垂訓正以爲舞法書奏帝稱善進授太子右庶子數上

書切言得失帝賜鍾乳一劑曰爾進藥石之言朕以藥

石相報後爲吏部侍郎善銓敍人物帝賜金背鏡一況

其清聖焉久之遷中書令檢校吏部尚書監修國史進

衛藤縣公永徵初加光祿大夫侍中兼太子少保感疾

歸第有詔以其兄虢州刺史季彥爲宗正少卿視疾遣

中使日候增損卒年五十八贈開府儀同三司荊州都

督謚曰憲子正業仕至中書舍人坐善上官橫貶檢表

張行成字德立定州義豐人少師事劉炫炫謂門人曰

行成體局方正廊廟才也大業末察孝廉爲謁者臺散

從員外郎後爲王世充度支尚書世充平以隋資補戴

熟尉家貧代計吏集京師擢制舉乙科調富平主簿有

能名召萬眾中侍御史糾劾嚴正太宗以爲能謂房玄

齡曰古今用人未有不因介紹若行成者朕自舉之無

先容也常侍宴帝語山東及關中人意有同異行成曰

天子四海爲家不容以東西爲限是示人以廢矣帝稱

善賜名馬一錢十萬衣一稱自是有大政事令與議焉

累遷給事中帝嘗謂羣臣庶爲人主兼行將相事豈不

是尋公等名行成退上疏以爲左右文武誠無將相才

矣用大庭廣眾與之量較損萬乘之尊與臣下爭功哉

帝嘉納之轉刑部侍郎太子少詹事太子駐定州監國

謂曰吾乃送公衣錦過鄉耶令有司祠其先墓行成屬其里人魏唐卿崔寶權馬龍駒張君勣皆以學行聞太子召見以其老不可任以事厚賜遣之太子使行成請

行在帝見悅甚賜勞尤渥還爲河南巡察大使稱旨檢校尚書左丞是歲帝幸靈州詔皇太子從行成諫曰皇

太子宜留監國對百寮日決庶務旣爲京師重且示四方盛德帝以爲忠遷侍中兼刑部尚書高宗卽位封北

平縣公監修國史時晉州地震不息帝問之對曰天陽也君象地陰也臣象君宜動臣宜靜今靜者願動恐文

謁用事大臣陰謀又諸王公主多承起居或伺間隙宜

明設防閑且晉陛下本應不虛發伏願深思以杜未萌帝然之詔五品以上極言得失俄拜尚書左僕射太

子少傅永徽四年自三月不雨至五月行成懼以老乞

身制答曰古者策免乖罪已之義此在朕寡德非宰相皆行成固請帝泣留之不得已復視事未幾卒於尚書

省舍年六十七詔九品以上就第哭比斂三遣使賜內

衣服尚宮宿其家護視贈開府儀同三司并州都督諡名

曰定弘道元年詔配享高廟廟廷之目宗附行成傳後

今改入佞幸此從削

杜正倫相州洹水人隋世重舉秀才天下不十人而正

倫一門三秀才皆高第爲世歆慕調武騎尉太宗素知

名表直秦王府文學館貞觀元年魏徵薦其才擢兵部員外郎俄遷給事中知起居注帝嘗曰朕坐朝不敢多

言必待有利於民乃出諸口正倫曰臣職左史陛下一言失非止損百姓且筆之書干載累德帝悅賜宋綬二

百進累中書侍郎與韋挺虞世南姚思廉論事稱旨帝爲設宴具召四人者謂曰我聞神龍可擾以馴然領有

校尚書左丞是歲帝幸靈州詔皇太子從行成諫曰皇

逆鱗要者死人君亦有之卿屬遂犯吾鱗補阙失朕慮危亡哉恩卿至意故舉酒以相樂也各賜帛有差太子監國詔正倫行左庶子兼崇賢館學士帝謂正倫吾

兒幼未有就德我嘗物物戒之今當監國不得朝夕見

故輒卿于朝以佐太子擢中書侍郎封南陽縣侯仍兼

太子左庶子出入兩宮典機密以辦治稱後太子稍失

道帝語正倫太子數私小人卿可審喻之教而不從其

語我來改正倫顯諫無所避太子不從輒道帝語督切

太子卽表聞帝責曰何漏洩我語對曰聞示不入故以

陛下語怖之帝怒出爲穀州刺史再貶交州都督太子

廢坐受金帶流驩州久之授郢石二州刺史顯慶元年

擢黃門侍郎兼崇賢館學士進同中書門下三品又兼

度支尚書仍知政事遷中書令封襄陽縣公初正倫已

通貴李義府官尚微及同執政不能下中書侍郎李友

通定弘道元年詔配享高廟廟廷之目宗附行成傳後

今削不載正倫工屬文嘗與中書舍人董思恭夜直

論文思恭歸謂人曰與杜公評文今日覺吾文頓進無

子以兄子志靜爲嗣從子求仁孫咸皆顯名

史流友益峰州正倫卒於貶所

按新舊書皆以張易日乃止其事近俗且謂城南諸杜自此不振尤迂誕不足信殆類世之爲形家言者託此以神其術而史官無識據據次之

封博陵縣侯實封二百戶終少府監

兄知悌亦至中書侍郎與戴至德和處儀李敬玄等同

史遷中書令卒年五十七贈幽州大都督諡曰忠子泰

史遷中書令卒年五十七贈幽州大都督諡曰忠子泰

知溫辭曰我議公事圖私利耶累遷尚書左丞轉黃門

侍郎修國史永陸初以疾卑特詔同門下三品兼修國

史遷中書令卒年五十七贈幽州大都督諡曰忠子泰

之開元時爲工部尚書謁之爲席作少匠與誅二張功

黨項羌三萬入寇州兵寃眾憚不知所出知溫開闢不

至徙地顧善水草亦忘遷後入朝過州謝曰初徙且怨

太子卽表聞帝責曰何漏洩我語對曰聞示不入故以

設備羌怪之不敢進俄會將軍褚善才率兵至大破其

眾善才欲窮追取之知溫曰古善戰弗追奔且谿谷複

深草木荒延萬一有變恐悔善才曰善分降口五百增

史境有渾斛薩萬帳數擾齊丘農皆釋耒習騎射以扞

賊知溫固請疏十上報卒徒河北自是人得就耕渾斛薩

馬境有渾斛薩萬帳數擾齊丘農皆釋耒習騎射以扞

賊知溫固請疏十上報卒徒河北自是人得就耕渾斛薩

馬境有渾斛薩萬帳數擾齊丘農皆釋耒習騎射以扞